

悲劇人物南宋德祐帝

鄭國輝

清代台山人陳遇夫詠岳飛墓一詩，結句為「可憐德祐迎降日，地下還應髮指冠。」這是震鑠千古的神來之筆，但對德祐帝降元的指控，溢於言表。德祐帝是否一個雙手將漢人江山獻給蒙古，全無骨氣懦怯之徒呢？我們要客觀地對當時的史實作一仔細分析。

德祐帝趙昀即是南宋恭帝，德祐是他登位改元後的年號。咸淳十年（一二七四），宋度宗病逝，他以嫡子身份登上寶座，年僅四歲，謝太皇太后垂簾輔政。當時南宋政局已在風雨飄搖，岌岌可危中，經理宗、度宗二朝，奸相賈似道當權，只顧驕奢淫逸，不理國事。襄陽已被蒙古軍合圍多年，朝廷不發一兵一卒去支援解圍，賈似道虛報軍情，將昏庸的宋度宗蒙在鼓裡，時局河決魚爛。德祐帝上場時，拾到的是一無可救藥的爛攤子，蒙古兵已攻陷襄陽，長驅直進，勢如破竹，兵臨首都臨安（現在杭州）城下，時在一二七六年正月。宰相陳宜中見國勢危如累卵，城破在旦夕，逃之夭夭，遁回老家去了。剩下來的老婦謝太后無計可施，將傳國玉璽送往蒙古營中，並附降表給元軍統帥伯顏，希望能保留小皇帝的性命。時德祐帝年方六歲，那裡知道甚麼國家存亡，民族大節。

伯顏心狠手辣，不理降表，繼續用兵，很快臨安陷落，生擒德祐帝和他的母親全太后。元世祖忽必烈下詔，將德祐帝母子解往大都（現在北京），謝太皇太后因病留在南方，只有四位宮女隨行照顧他們的生活。

元世祖尚算仁慈，只將這對寡母孤兒軟禁在深宮內，和外界完全斷絕。守護他們的蒙古軍人，因為國亡不能殉節，頗鄙視他們。全太后感激元世祖不殺之恩，逆來順受，忍氣吞聲。四位宮女飽受欺凌，在蒙古軍人頻頻施暴肆虐下，她們受不了，不到十天，全部自縊死了。蒙古人更露出猙獰面孔，把她們的頭割下來，懸掛在全太后的宮門。六歲的德祐帝目睹這些血腥場面，小小心靈，大受震撼，可想而知了。

在南方，宋的遺臣立了德祐帝的庶兄趙昀，以延宋祚，即是宋端宗。元世祖封德祐帝為瀛國公，並賜以官爵，以號召未歸降的宋將和南方分庭抗禮。

一二八二年，瀛國公十二歲，被遷往上都（今內蒙正藍旗東邊閃電河北岸）；全太后到大都的正智寺削髮為尼，不久病故，從此母子永遠分離。他被遷的原因是當時有一流言，居住大都的宋遺臣和遺民要劫走在獄中的文天祥，重立德祐帝，久囚的文天祥終於從容就義。

元世祖至二十五年（公元一二八八），瀛國公十八歲，元世祖賜他很多財寶，送他到吐蕃（現在西藏）學佛，他改名為合尊大師，居於隆迦大寺。他天資聰敏，很快便學得藏文和藏語。童年時屢經大變，他已將紅塵看破，從來沒有令他留戀依徊的事物，於是心無雜念，鑽研佛經，苦行修煉，竟成了一代宗師。且將很多佛教典籍，從漢文翻譯成藏文。想不到在政治史上，他是一令人非議的亡國之君；在宗教史上，卻留下不朽的軌跡。

元英宗至治三年（公元一三二三），合尊大師（即瀛國公、德祐帝）渡過五十三歲生辰，他本已忘掉那災難重重的前半生。夜闌人靜，不能入寐，孩提時江南的景色，依稀地在腦海中一絲閃

過。感懷身世，他提筆寫下一首五言絕句：

「寄語林和靖，梅花幾度開？

黃金台下客，應是不歸來。」

短短一首詩，一連用了兩個歷史典故：

(一) 林和靖是北宋隱士林逋，他沒有家室，隱居在杭州西湖內孤山上，遍植梅花，和養了很多白鶴作伴，有「梅妻鶴子」的美譽，他不問世事，作詩畫畫是他的精神生活，渡過了高風亮節的一生。

(二) 戰國時燕昭王在北京朝陽門外築了一高台，招集天下賢士，且報以重聘。

此詩輾轉傳到元英宗手上，元英宗以至尊大師煽動天下人心，下詔就地將他處決。他正在甘肅臨夏一佛寺中，刑後流出的血是乳白色的。合尊大師死得很冤枉，此詩純粹是自詠。他深深知道，第一故鄉杭州，此生不會重臨了。第二故鄉北京也很難歸來。林逋以梅為友，他以佛經作伴，同樣心如槁灰渡過此生。合尊是很自負的，他的才智有資格充任燕昭王台下的黃金客，但他已與北京無緣，所以不會歸來的。

元英宗碩德八剌和父親元仁宗愛育黎拔力於漢文頗有造詣，任內推廣漢族文化，怎會誤解此詩。十四世紀上半，元代政治為權臣操縱，前有鐵木迭兒，後有鐵失。我想此是鐵失假傳聖旨，殺害合尊大師，說他有燕昭王野心，要杜絕後患。英宗同年在南坡之變被弒，是殺害高僧的報應。

德祐帝以孩童繼位，一切不由自主，註定是一悲劇人物。生不逢時，心中苦楚，不足為人道也，他一生是寂寞的。在人控制和支配下，他找到一發揮他的天才和創意的境地，可謂超世之傑，沒有枉渡此生，不會被歷史洪流淹沒。

德祐得惡名，源於一句話。現錄宋史紀事本末一段：「陸秀夫因帝（趙昺）舟大，且諸舟環結，度不得出走，乃先驅其妻子入海，謂帝曰：『國事至此，陛下當為國死，德祐皇帝辱已甚，陛下不可再辱。』即負帝同溺，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。」

陳遇夫「岳飛墓」一詩，有雷霆之勢，千鈞之力。結句用德祐迎降一事，並不是一公平的蓋棺論定，是被宋史誤導產生下的錯印象。所以我撰此文替德祐帝辨正之，且還此偉大人物的真面目。

德祐帝還有一事為世人詬病，是企圖勸文天祥投降元朝。事情真相是這樣的，文天祥為元軍所擒，元世祖很賞識這人才，極欲羅致之，命滅宋的元帥張弘範勸他投降，天祥回答：「身為宋狀元兼丞相，貴已極矣，所欠者唯一死」並抄了「過客丁洋」一詩給他看。張讀到「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」，默然點頭離去。世祖又出動降元宋相留夢炎去勸他，天祥大義凜然，將夢炎罵得狗血淋頭，夢炎滿臉羞慚離座。世祖遇此鐵漢，最後命八歲小童德祐帝去勸他，心想：「你的君主已投降了，你還有甚麼保留呢？」天祥見一瘦小身軀出現在目前，不等小童開口，便迎上去，跪拜在地上：「臣文天祥參見聖駕。」跟着號啕大哭不止。德祐帝年紀雖小，念到國亡家破，（時祖母已故，庶兄和庶弟在臨安陷落前早送往南方，）孑然一身，像飄蓬浮萍般羈旅異邦，命運難料，受人擺佈，再也控制不住澎湃的感情，悲從中來，淚流滿面。文天祥見比收淚說：聖駕請回，並自珍重，微臣不能隨侍左右照顧了。」德祐帝沒有說一句話，君臣最後會面，只不過是「流淚眼看流淚眼，斷腸人對斷腸人。」君臣二人合演一人間悲劇，結局是二人先後在鋒刃下，與塵埃同歸於盡。